

經部

春秋質疑卷九

明　楊于庭　撰

襄公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申及壬夫政以賄成何得無罪觀者當自得之可也

臧孫紇敗于狐駘

狐駘之敗不書諱之也

莒人滅鄫

滅鄫者莒以兵滅之也故晉人來討曰何故亡鄫季孫宿如晉聽命昭四年九月取鄫左氏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也若謂以異姓為後而自滅其嗣故特書曰莒人滅鄫如公穀胡氏之說則亦鑿矣秦始為呂不韋之子朱子作綱目未聞于嬴秦之莊襄王書滅況聖人如天豈有以舅出為後之事而指之曰滅鄫者哉又況

滅鄫在襄六年而襄五年經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曰舅出也莒女爲鄫夫人立其出也蓋即指巫言之也巫以舅出後姑父稱鄫世子則鄫子卒而巫嗣必不書滅鄫矣

會吳于柤遂滅偪陽

合十有二國之諸侯而會吳于柤聖人已殊而舉其號而況爲通吳晉往來之道而遂滅無罪之諸侯乎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偪陽子實俘以歸

未嘗死于難也而書滅偪陽若國滅君死之者所以深罪晉也曰遂遂之者甚之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胡氏曰戍鄭虎牢罪諸侯也公子貞救鄭善之也余曰非也鄭固反復之國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口血未乾而背之久矣自諸侯之戍虎牢而鄭人失其險于是乎楚狼狽而救之不可得也曰戍鄭虎牢虎牢固鄭之虎牢諸侯不得而有也曰救鄭見楚之急于得鄭而欲救

而不能也則所以制鄭者善矣若以為伐而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而遂指之曰罪晉則鄭背盟即楚春秋所惡蕭魚之會方予晉之服鄭而又罪之乎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侵宋將以怒晉而致死于我乃固與晉則子展之謀也夫欲與晉而先怒之謀亦譎矣此與晉趙穿侵崇以求成于秦何異

十三國伐秦

是役也報欒之敗也于是欒黶不用命輒以其師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誰尸之乎則荀偃已偃為主師仗鉞臨戎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黶為之屬寮乎伐偪陽不克荀偃士匄請班師知罃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間曰七日不克必于爾乎取之偃匄躬受矢石而偪陽舉矣荀偃豈不聞乎若之何身為主帥師行無紀其始令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固已非矣及欒黶專愎自用馬首欲東而偃遽以師退曾不能按軍法致辟焉專閫之

謂何于晉辱矣書曰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言罪之在也

衛侯衎出奔齊國人立公孫剽

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衛侯者衎也于是國人立剽十六年會湨梁十八年同圍齊二十年盟澶淵二十一年盟商任二十二年盟沙隨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兩會夷儀其書衛侯者剽也二十五年八月衛侯入于夷儀者

衎也于是二十六年剽弑衎入十二年之間而衛有兩衛侯可乎先王之制國君巳不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衎與剽並無王命父命而竊有其國天討不加諸侯列于會諸大夫國人莫以為非故聖人因而書之曰衛侯不沒其君衛之實蓋傷之也

戚之會

衛孫林父逐其君衎而立剽晉侯謀于荀偃偃曰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不如因而定之會于戚謀定衛

也人臣之惡孰有大于逐君者乎晉為盟主宜以大義倡諸侯致討于衛轘孫林父于市誅于衛衆置君而後去之可也奈之何不唯不能討反會于逆臣之私邑而定之乎悼德于是乎衰矣一悼公也用韓厥則克彭城討魚石用知罃魏絳則三駕伐鄭而楚不敢與之爭及其晩節末路用荀偃士匄並屬庸才則衛大夫逐君而不能討以此知人君不可一日而無謀臣而悼之所以止于伯也齊桓晩年亦多衰德由于管仲一死而齊遂

無人以悼方桓豈不相肖哉王道之大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必不始勤而終隳如桓悼矣

取邾田自漷水

魯之借力于晉者二𥞫之戰取汶陽之田于齊書曰取汶陽田不係之齊此執邾子曰取邾田自漷水者何也聖人作春秋如衡之平如水之止豈有成心于其間哉齊頃公伐我則汶陽之田固已奪而有之矣𥞫之戰取之以歸于我而田固我本有之田也安得以取齊田書

乎祝柯之盟則昇是襄十六年晉人執邾子以歸邾子者宣公牼也當其時宣公果奪我田則晉必歸之于我矣十七年二月庚午邾子牼卒悼公繼立是年冬邾人伐我南鄙止于書伐未聞取我田也十八年同圍齊而邾子即以十九年之春正月執矣然則取邾田自漷水者乃晉侯惡邾之伐魯而割其田以與魯也非反魯侵地也諸侯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晉人割以與魯魯人藉晉力而取之邾皆義之所不敢出者况邾人伐我

執之足矣又取其田不幾于蹊田奪牛之誚乎此書法所以異于取汶陽田也交譏之也至于執諸侯而稱人又不歸于京師則亦不待貶斥而自見矣

盟于澶淵

齊為無道十二國之諸侯以兵圍之而桀驁如故也至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而齊始盟于澶淵矣德之足以服人如此夫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齊之高厚鄭之公子嘉楚之公子追舒陳之二慶罪皆可殺也以為罪累上者泥也余所謂有罪無罪觀者當自得之也

齊侯伐衛遂伐晉　救晉次于雍榆

伐衛遂伐晉志無伯之始也蓋懼之也救晉書次譏為義之不勇也

晉執衛侯衎

伯主執諸侯未有不書者乎公執衛侯衎囚之于士弱

氏則不書何以是為不足書也何者為臣執君罪一執而囚之而不以歸于京師罪二齊侯鄭伯朝晉為衛侯請而晉怒未釋也俟其歸衛姬于晉而後釋衛侯罪三若是則三綱淪九法斁而人道或幾乎絶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故其執衛甯喜也稱人而其執衛侯也削而不書以存中國也其意遠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書族削之也削叔孫所以遍罪諸侯也盟于宋而

中國益衰矣

公如楚　天王崩　楚子昭卒　公在楚

靈王不書葬魯不赴也天王崩諸侯不奔喪又不使大夫會葬而親襚于僭王之楚子此所謂失其本心者也則亦不待貶斥而惡自見矣春王正月公在楚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歲首必書公所在者臣子之義也朱子作綱目書帝在房州意倣此

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何危之也何危乎外之屈辱于大國而内之迫于强臣取卞以自封故其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微榮成伯則亦不待鸜鵒來巢而襄公為昭公矣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入春秋止舉其號至是進而稱子又君臣始並見經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者也札不稱公子亦如秦術楚椒之類若以為讓國釀亂貶而削其公子則孔子之作春秋也為天下乎抑亦為區區之季札乎以為賢

而責備之深則又刻矣

公薨于楚宫

公薨于路寢正也于楚宫非正也以此推之參之易簀由之結纓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附録

禮唯諸侯見天子稽首兩君相見則拜哀之十七年公會齊侯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乃襄之三年盟于長樗也公稽

首知武子辭孟獻子曰以敝邑寇讎仇讐寡君唯君是望敢不稽首襄之二十四年鄭伯朝晉請伐陳稽首范宣子辭子西曰以陳之陵虐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則是晉侯名為方伯而儼然尊之如天子矣

會吳于向姜戎即事于會而不書削之也以是知申之會列淮夷于諸侯以為諸侯皆可貶也

宋人獻玉于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

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誼哉賢于韓起之求玉環也已

齊侯獲臧堅使夙沙衛唁之堅謝曰君賜不終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遂自殺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之殿趙同為漢文帝驂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雖乏人柰何與刀鋸餘人載乎上笑下趙同古之以寺人為恥如此今亡矣夫

臧孫紇出奔無罪乎曰惡得無罪立嗣以長誰敢奸之季武子欲舍公彌而立紇私也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名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名公鉏使與之齒是則逢迎季孫之意而成其私而長幼之序紊矣公鉏因之以立羯而仇臧孫不亦宜乎孔子曰臧武仲之智也而不容于魯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合左師諸侯之良也伊戾誣世子痤則謚之痤名佐則聒而與之語陷宋公于不義誰之咎歟倡誚盟宋

中國之衰自此始而反求免死之邑于宋公子罕譏之是矣

陳靈公之弒起于夏姬衵衣之戲齊莊公之弒起于東郭姜拊楹之歌信乎色之足以敗家亡國也然楚莊能伸大義以討少西氏而晉平公不能于是乎崔杼以賂免而晉霸自此替矣

書城杞罪之也棄諸姬而夏肄是屏則平公之昏而二三執政不能無罪焉爾

宋伯姬卒于火貞而過焉者也君子以為不必待姆焉可也何也紀叔姬不可不歸之酅而宋伯姬可以不逮乎火也事固有輕重之別也雖然不謂之賢不可

晉之衰趙盂之偷為之也繼之而韓起偷益甚至于范鞅荀躒求貨于諸侯益不足道矣

春秋質疑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質疑卷十

明　楊于庭　撰

昭公

虢之會

宋之盟豹削族此復書叔孫豹者何也再會而怙不知怪聖人以是為不足削也

取鄆

取鄆之役微叔孫豹魯不國矣故不書季孫宿帥師伐莒取鄆而書取鄆若不知為誰取之者志宿之横豹之忠也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為無罪乎子產數之備矣稱國以殺余所謂有罪無罪觀者當自得之固不嫌于同辭也胡氏以為鄭人初畏其强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亦云殆矣不亦过乎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共葬事未聞君自奔喪者也而況區區伯主之嬖寵非伉儷乎至河見拒辱亦甚矣亦可以止矣而復使冢卿致服焉書之以見昭公之不能以禮自強而亟媚于大國也蓋傷之也穀梁以為公如晉不得入季孫宿如晉得入而胡氏信之遂以為昭公失國之由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溺其旨矣

取鄫

取鄟不係之莒諱之也書取鄟則知向之滅鄟莒以兵滅也

公如晉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公至自晉

公方在晉也而牟夷以三邑來奔誰受之乎季孫受之也納畔人而利其土于是晉侯以是罪公幾于見執則宿之專横無君不待意如之逐昭公而後見矣然則范鞅所謂請歸之閒而以師討不亦疑乎曰鞅本黨于季

氏巳而竟無討也故書曰季孫宿如晉傳以為拜莒田也晉侯不唯不能討反以為知禮而重其好貨則晉之不足為盟主抑又見矣春秋諸侯不顧禮義而一視强弱為大小是故莒有叛人而魯納之帥師以討而又詐敗之也告于伯主而伯主反寵其使臣而厚賄焉為小國者不亦難乎

暨齊平

暨齊平左氏以為燕人請平于齊是也于是齊侯將納

簡公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胡氏以為魯曁齊平然嘗考之春秋前此則鄭來輸平為隱公狐壤之戰也宋及楚平為圍宋也後此則及齊平及鄭平為定公嘗侵鄭侵齊也自夷儀以來齊魯同盟並無侵伐何故而曁齊平乎胡氏蓋泥于下文叔孫舍如齊涖盟而遂為此說而不知大夫聘于列國而涖盟此春秋常事如荀庚孫良夫郤犨者皆是也固與曁齊平無與也

意如至自晉

胡氏曰晉執季孫為邾莒之不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為夷執親之悔也違道甚矣然則意如無貶乎曰意如去族罪之也身為大臣當以國體為重既執于晉賴子服惠伯力爭得免惠伯請從晉恵于會則羊舌鮒以除館西河恐喝之而意如懼遂奉頭鼠竄不待禮而歸其辱國亦已甚矣以故聖人削其姓氏以為世戒不然叔孫舍亦

見執于晉者其至自晉何以書叔孫乎知書叔孫之為襃則知削季孫之為貶矣

莒子去疾卒

莒不書葬胡氏以為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取鄆取郠之罪于晉而執之以是恨莒故獨不會其葬也非也莒本雜夷有號而無謚如所謂著丘公郊公是已故春秋二百四十九年之間雖滕薛邾杞小國亡不書葬獨于莒缺焉蓋莒自外于禮法則曰而外之也必以是罪季

孫誤矣

蔡朝吴出奔鄭

朝吴出奔志讒人之亂國也于朝吴乎何尤胡氏因費無極誘朝吴之語而遂以為罪吴者過也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自鄸出奔據其事而直書之也非必以為子臧之後而賢之也堯舜為父朱均為子賢不肖自不相及而何為乎以賢而併恕其子乎至謂黑肱以濫來奔不言邾者

為叔術諱則其説益遠矣

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氏謂齊豹殺之是也以為宗魯殺之則齊氏戈擊公孟宗魯固已以身死之矣左氏述仲尼之言以為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正惡宗魯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而至于殺孟縶者則固與宗魯無與也胡傳釋豹不誅而歸獄于宗魯誤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入于王城

王室而既卑矣景王溺愛子朝幾奪嫡矣猛雖正無寵于先王矣非大臣以之則國本揺而宗社不幾于殆乎幸而有劉單左右王居于皇入于王城以定其位亦春秋之所予也蓋衰世之意也胡氏罪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以為上下舛逆為後世戒然當是時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既為不正而宜罪至于立君之正則又非之大臣宜如何而可而春秋許首止之盟何居

吴弑其君僚

稱國以弑外之也僚不當立既立之矣又使光得而弑之此亂道也

黑肱以濫來奔

不係之邾穀梁以為別乎邾者是也以為賢叔術而諱其子者公羊之謬也公在乾侯魯無君也而季氏納黑肱君子以是為叛逆自為黨矣不書邾懼之也

附錄

昭公年十九而有童心居喪而不慼穆叔不欲立之

是也但其言曰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夫魯之立君以為國也上之則周公魯公之祖祧下之則龜蒙鳧繹之臣民豈為區區一季氏乎魯人知有季孫而不知有社稷穆叔雖賢亦習于其俗而不自覺耳

向戌倡弭兵之説趙孟與諸大夫謀曰弭兵而我弗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然乎曰弭兵美名也我弗許是携諸侯也許之而脩德行仁君臣輯睦以觀釁于諸侯其可也宋華元嘗合晉楚之

成于西門外矣欒書韓厥之徒侯楚背盟而我有詞于伐遂捷鄢陵晉霸如故也則向戌弭兵之説于晉何傷乎唯盟宋之後而晉失其政君弱臣强遂一切無志于諸侯杞不當城而合諸侯以城之蔡般弑父莒人弑君而不能討駟至于楚滅陳蔡而不能救而晉亦不復主夏盟矣此則晉君臣偷安之罪非盟宋之罪也

君薨士弔大夫共葬事先王之制也大夫弔卿共葬

事自晉文襄始也魯侯之奔大國喪自宣公始也趙
孟卒而鄭伯如晉弔則不但奔大國之喪并其執政
之喪而奔之矣欲政不逮大夫得乎
左氏謂武王成王康王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又曰管
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封周
公支子有諸乎曰昔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留相
王室故封其冢子伯禽于魯而別封其支子于凡蔣

邢茅胙祭此報功之特典非諸兄弟所敢望者也太公亦元功也有支封乎曰其詳不可攷矣然嘗考之襄二年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来會葬名莱子莱子不會伐而滅之繇是而觀莱亦太公之後以支子封者矣繼體守文之主可封建乎曰否成王雖嘗封康叔于衞封唐叔于晉封微子于宋封熊繹于楚然皆舉先王之勤勞或先王之少子也康王不可考即有之亦成武王成王之遺意云爾昭王穆王而後絶

不聞有封建者傳曰周之始封千八百國兄弟之國
十有四人姬姓四十餘人則業已布滿天下矣所餘
者止方千里之王畿耳若繼體守文之主而皆分封
其子弟一如開國之初則不數傳而王畿之土地已
盡天子將安所奉宗廟待諸侯乎故余斷以為封建
必始王者乃行之也或曰越少康之後鄭及申宣王
所封也何歟曰少康宣王撥亂世反之正與尋常繼
體守文者不同故少康復國而別封其支子于會稽

宣王中興而封其舅申伯于申封其弟友于鄭此又不可以一律論者後世帝王雖繼體守文亡不封建子弟漢或割諸侯王一郡以封封者唐以後仰食縣官至于今而曰苦不給則何不取周事觀之也漢明帝曰我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以故封域半楚淮陽庶幾古人之用心矣

叔向晏嬰私論本國失政說者謂不欲與張趯同譏然二臣為國上大夫君有過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

去不力諍而私述之于外國之使非純臣也況叔向既知晉無政而平丘之會又以其甲車四千乘恐喝諸侯不可謂仁違母命而娶于申公巫臣以喪羊舌氏之族不可謂智拂衣而從行人子朱為師曠笑不可謂勇季札規之曰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有繇來矣

藏氷發氷王政之大者也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厲疾不降民無夭札皆實語也胡氏謂此一事耳安能使四時

無恖伏凄苦之變乎則亦淺之乎知王政矣

叔孫豹賢大夫也宿一庚宗婦人又惑于號牛勝天之夢而遂身死人手兩子見殺叔孫氏幾于覆宗是以君子謹于微也

立子以長乎晉悼公有兄而不慧不能辨菽麥不立立悼公衛靈公之兄縶足不良不立立靈公然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發也必有以也非若晉獻之欲立奚齊漢高之寵愛如意也

公孟縶公孟字縶名也定十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縶之子也于法當稱公孫彄曰公孟彄是以父字為氏也豈靈公德縶讓已遂生而賜氏使世其卿歟取以證仲嬰齊則嬰齊信乎以父字為氏而其為後父仲遂而非後兄歸父也明矣

鸜鵒来巢左氏引文武之世之童謡附會也何也往餽之馬季氏餽馬也公在乾侯徵褰與襦公出而每歲求從者之衣屨也裯父喪勞裯昭公也宋父以驕

宋定公也往歌來哭喪歸也童謡未必如是之明且顯也左氏誣也

晉中軍帥稱將軍魏舒名闔沒女寛食比置三嘆問之對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嘆漢人稱丞相亦曰將軍灌夫對田蚡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又曰將軍貴人也記衛彌牟亦稱將軍文子蓋均之執國政之稱云爾

春秋質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質疑卷十一

明 楊于庭 撰

定公

立煬宫

左氏及杜預之説是也意如逐君而懼乃請禱于煬公已而昭公死于乾侯意如以為得默祐矣故立其宫如今里儈還愿之類夫叔孫舍以他人逐君而使祝宗祈

死意如乃親逐其君而禱于煬公以祈君死其忍心害理恬然亡忌憚極矣胡氏但謂宮廟有毀而無立而不著季孫之罪則鶻突也

季孫意如卒

卒意如傷之也暈不書卒猶以討賊望國人焉至是無望矣魯事益不可為矣

從祀先公

左公穀皆以為順祀閔僖是也魯之躋僖公非禮也國

人不服久矣陽虎専魯而欲取悦于衆故假公論而順
祀先公所謂其事則正其情則非也胡氏以為昭公至
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夫季氏之忍心于昭公何所不至
觀其葬而絶其兆域使不得同于先君又欲加以惡謚
及禱于煬公而立其宫則其心亦何難于靳昭公之廟
祔哉但歴攷三傳並無此事而至馮山始創言之夫左
氏公穀皆距孔子不遠其說似必有據今不信三傳而
信千餘年後之馮山此余所斷乎其不敢從者且季氏

之逆此傳所謂不待教而誅者奚必以昭公祔廟一事

坐之本欲誅亂臣賊子而反令亂臣賊子解脫也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外之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侯宋公會于洮

春秋之初患無王也衛朔得罪于王而公會齊人宋人

陳人蔡人伐衛納朔春秋之季患無伯也范中行氏得

罪于君而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齊宋又會于洮以救范

中行氏嗚呼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接踵于天下而仲尼所以作春秋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輒可以拒父乎曰蒯聵之族屬未絶也靈公未嘗廢之而更立太子也故書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又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而輒拒父之罪昭昭矣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之罪著矣

姒氏卒　葬定姒

何以不稱薨何以不稱葬我小君定姒疑者曰削之也削之何惡奪嫡也孰謂定哀之際則微乎

附錄

意如卒陽虎請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蓋陽虎欲以君禮斂季孫而怒仲梁懷之不順已公山不狃以為懷之言為魯君也註以為指意如誤矣夫君不在而攝祭但可代君行禮耳焉有公然佩君之玉

者乎忍心至此其得死幸爾公山不狃非能忠于魯
君而其責陽虎則正矣
胡氏曰定公雖受國于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
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强
矣是何言之易乎從古以來不幸而立于權臣之手
則必須從容濡忍以觀其變若力不足而亟欲除之
則未有不反受其螫者也魏主髦不勝其忿而欲討
司馬昭反為所弑是矣且胡氏不見夫昭公之事乎

然則定公如之何曰晏子之對齊景公曰唯禮可以已之庶幾矣

申包胥乞師于秦倚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水不入口者七日其忠過于東帛乘韋之茅夷鴟哉反國而逃賞其仁過于以璧沉河之勇犯矣

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闢王所在而後從王昭王不以為忌子西不以為嫌此所以能復楚也

蕭王擊銅馬賊軍中不知王所在或言戰殁者吴漢

曰諸君何患王兄子見在南陽真若主也意倣此諸侯皆叛晉矣而魯獨後于是乎為晉侵鄭為晉侵齊至于叔還如鄭涖盟而後叛晉鮑文子所謂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者以此孔子曰魯一變至于道是固一騐歟

仲孫何忌魏曼多公羊以為譏二名二名非禮也非也考之春秋隱公名息姑閔公名啟方成公名黑肱此我君之二名者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

靈公名夷皐成公名黑臋厲公名州蒲秦穆公名任好宋襄公名兹父此伯主之二名者也無駭慶父行父嬰齊此我大夫之二名者也荀林父夏徵舒韓不信樂大心此外大夫之二名者也二名何譏焉孔子之母名徵在則固已二名矣

趙鞅前書入于晉陽以叛後書歸于晉歸者易辭也如入無人之謂也晉于是乎不可為矣

秦公子鍼以富懼選則奔晉衛公叔戌以富見惡則

奔魯信乎富之足以賈禍也石衛尉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之為患何不蚤散之耳

春秋質疑卷十一

春秋質疑卷十二

明 楊于庭 撰

哀公

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入定哀而魯政益不可為矣何者宣成襄公之世君雖失政而季文子為冢卿孟獻子為介卿國猶有人也至昭公則季氏横矣然叔孫豹及舍世濟其忠故雖以宿

之取鄆而豹猶能拒樂鮒之請帶而不與雖以意如之逐君而舍猶能祈死而恥與之同列則三家未盡不肖也唯夫定哀之世君既失政而季氏若斯若肥叔孫氏若不敢若州仇孟氏若何忌若彘皆碌碌鶩庸但知封殖而不為國家經久之慮者即以邾事言之大蒐于比蒲而來會已而朝公公薨而來奔喪邾之事魯亦云可矣有何恚恨而伐之無已乎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其亦可哀也已

城啓陽　城西郛　城毗　城邾瑕

四城何備晉也小國幸伯國之敗而畔之曲在我矣巳懼其討而城以備之以是為不能以禮自强而區區于城守亦末也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弑君之黨也惡得無罪經書殺其大夫者美惡不嫌同辭有罪無罪觀者自得之可也胡氏謂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于是而弗見庸者故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則曲說矣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弑其君荼

古之賊臣將有無君之心則必先翦其羽翼而後動于惡而翦其羽翼莫急于世臣故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董卓弑逆則滅太傅袁隗之族曹操謀簒則殺孔融蓋世臣與國同休戚而亂臣賊子往往以為不便而亟除之高氏國氏之為世臣于齊久矣二臣不奔則荼未必弑陽生未必入而陳

乞亦未必得政于齊也是故僞事之每朝必驂乘以悦其心又為之反間于諸大夫以搆其怨而高張國夏果不容于齊矣逐而奔魯則君側無人而吾可以弑君而莫之忌矣春秋書陳乞弑其君荼而係于二子來奔之下以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世臣而語所謂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者此也然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者豈直譏其挾天子以令諸侯如胡氏說乎夫亦謂王猛之不可無二子云爾

會吳于鄫　會吳伐齊

吳楚僭王春秋皆以不治治之者也然楚始稱荆繼進而稱人又進而稱子稱其大夫自僖文以至定哀之世而楚遂與齊晉宋衛諸國已異焉獨于吳也伐郯入州來滅巢會善道俱舉其號會戚稱人矣使札及栢舉稱子矣而至于柤與鄫之會長岸艾陵之戰郢之入齊魯之伐又僅僅以號舉黄池稱子曰及以外之其惡之尤有甚于楚者何曰楚雖暴横齊晉之君亟攘之召陵城

濮鄢陵蕭魚霸中國者未有不擯楚者也獨吳興于霸圖銷歇之後而晉方引之以制楚欲求次陘一創渺不可得是故會魯伐齊爭先盟晉入郢之役君與大夫班處其宮無復人禮徵魯百牢藩衞侯之舍凡此皆楚所無者此春秋所以亟惡之也歟不然泰伯至德仲尼所稱何獨于其後裔削之也然以魯之秉周禮而亟會之于鄫于槖皋又引之以伐齊其于周公兼夷狄之義悖矣仲尼所深悲矣

吳救陳

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而吳舉其號不進而稱人何居曰吳方無道爭雄于楚其伐陳非有拯危扶顛之意故季札謂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者以此果吳脩方伯連帥之職以奬王室以抑强楚念胡公大姬神明之冑而拯溺救焚以援之聖人當亟予之之不暇肯責之乎

孟子卒

胡氏曰譏同姓也此不獨胡氏知之人人知之者也然禮一君一夫人猶今之一帝一后昭公君魯三十有二年矣國人不以為君乎既以為君而祀于廟豈有無一夫人祔享者乎雖曰娶于同姓然使其以夫人之禮喪之赴于諸侯反哭于寢即書曰夫人孟子薨葬我小君孟子亦可也乃今考之左氏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夫禮義折衷于聖人使孟子非小君則孔子何以絰而弔既絰而弔則孟子固昭公之夫人而為

臣子者不得以私怨貶奪之矣禮初喪男絻女髽不絻者不服喪也不服喪者不以為夫人也不以為夫人者季氏恨昭公故也夫人臣而逐其君惡亦甚矣又廢其二子公衍公為使不得立又溝而絶之于先公之墓俟孔子為司寇而後合之又廢其敵體之夫人使不得祔于廟而為之喪也不亦傷乎夫子作春秋而直書曰孟子卒季孫之罪始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胡氏舍季氏丘山之罪而第舉娶同姓以為言此一陳司敗能道之

何待聖人之筆削乎或曰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則是昭公以娶同姓爲嫌不敢請命于天子耳于季氏何尤曰周天子之寄虛名久矣仲子成風皆以諸侯之妾而歸之賵況于君夫人乎昭公薨越三十年而後孟子卒使季氏果以小君之禮禮之則天王亦必追而錫之命或賵之矣天王之不加禮于孟子也則魯不以爲夫人也

附録

蒯聵恥母之淫而欲殺之而輒又藉口于王父以拒父均之乎無父之人也有王者作直須兩廢之而立公子郢耳孔子不為衛君非但不為輒也兩不為也公羊謂拒父為尊王父而又予齊國夏衛石曼姑為伯討何居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冉有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死城下可也彼不

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大節如此夫豈無故而死孔悝之難乎彼其心盖誤于以王父辭父命之說而謂輒之拒父爲當也故其言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繼之又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他日聞夫子正名之論則直笑以爲迂繇其見偏寧殺其身而不顧也所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

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宋自桓以
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之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
禮也公卒立之國人始惡之繇是而觀則春秋所載
成風敬嬴者必其子君魯之後尊以為夫人而仲子
者亦隱公讓桓而為之尊其母耳若先公在日則固
未嘗以妾為夫人也齊仲孫所謂魯秉周禮未可取
也者以此
出奔而復者衛成公衛獻公也成有俞之卿獻有鱄

及儀之親焉出奔而不復者魯昭公衛出公魯哀公也昭公有一子家羈而不能用出公愎而虐哀公妄君子以為蔑推之蔑挽之矣

春秋質疑卷十二